

行乞興學的
武訓先生

張道平編著

1935

上海民光印刷公司印

782.87
105-311
3

月 五 年 四 廿 國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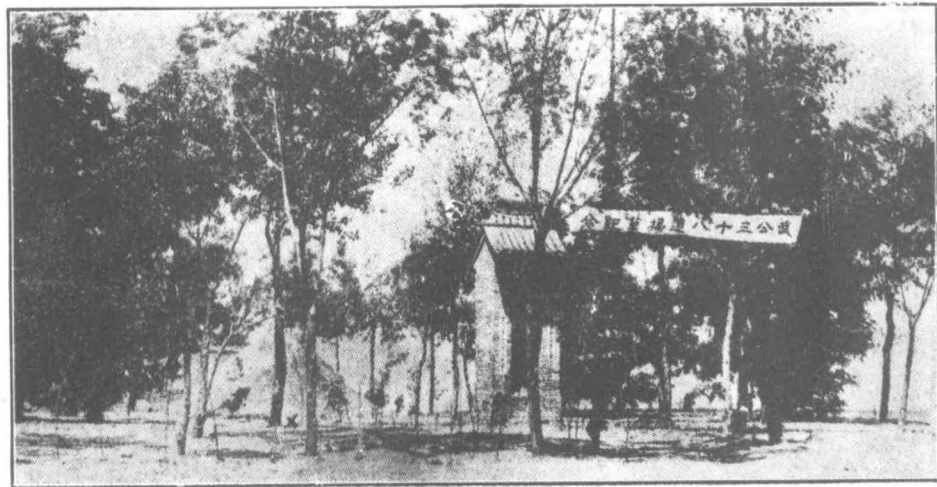
贈 平 道 張

館 育 國 平 北 立 國

武訓先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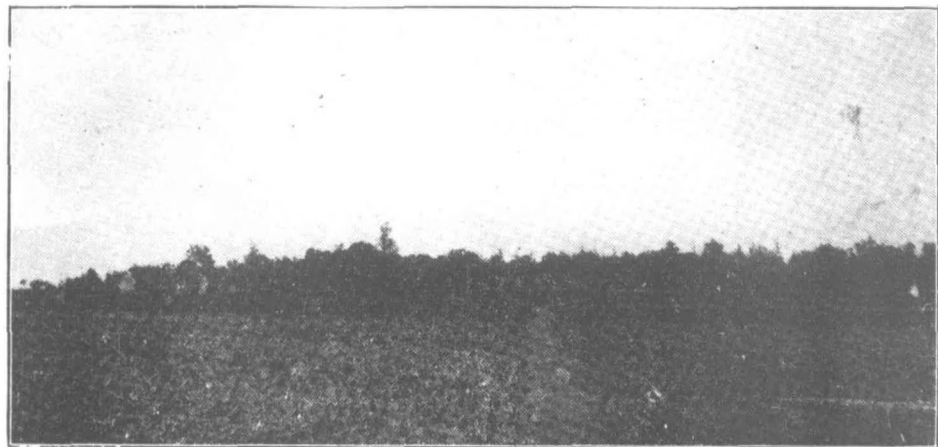


武訓先生陵墓全景



先生卒於清義學遺囑葬於柳林義學之東側×爲先生墓△爲專祠○爲紀念碑

武訓先生故里武莊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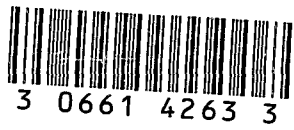


武莊距柳林五里堂邑十五里臨清十四里於堂邑柳林西北

著者 墨蹟（擬請改堂邑爲武訓縣文稿之一段）

竊維元稹建之不朽之業，漢人於戴德食惠之下，往往以人名在
天地所以垂不朽也。是故蓋周以尊盤頓，若其城中國，以中山不
至，亦使後之志，亦其地也。此飲勿思，易生其感激奮發之想，不
亦美乎。蓋武訓先生以貧窮家子，行乞於市，所為之資，不以自奉，志
在興學。終漢仲賢創設家學三歲，為國家造人材，為民族多生財。
至事不能與兼，我願中山力生之志，功俾族相媿，而先生以乞步
之身，毫無滯藉，凍餒相迫，散死不違，而能達列與學之目的，至堅若
卓絕之志氣，為未嘗稍讓也。前賢也蓋而有為建國之基礎，學校為

782.87
103-311
3



目次

一 攝影

遺像

陵墓全景

故里全景

著者墨蹟

二 學校分佈圖

三 目次

四 導言

五 世系

六 年譜

目次

四 導言	一
五 世系	一三
六 年譜	一七

一



七 歌詞……………二一

八 附錄……………三三

公牘……………三七

贅言……………四三

導 言

導言

在人類歷史演進的每階梯，都有過不少的權威偉人，耀武烜赫，轟動一世，好像煞有介事，但是時代的巨輪一推進，這般所謂權威偉人，就會因時間之蒸溜，在人們的腦海消失映像，如同日出前的疏星，悄悄地失掉了光芒。

中國社會二千多年來，永在身分階級的封建制度之下，一般的思想學說，永在士大夫掌握之中，人們的視線集中在豪富華胄之隅，有許多出身低賤的人們站在窮苦大眾的立場上，成功了救世的偉大事業，反被他們抹殺了。

武訓先生是一個形容憔悴凍餒交逼的乞丐，生活之饑慌，已經到了一般人所不能忍耐的地步，在他自己是不曾發生什麼疑慮，他深信自己的生命之持續，好像不必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的樣子，但是他對於同樣命運的別人的痛苦，却是時時在念，不曾一刻忘懷，他爲了救濟大眾的疾苦，自己就永遠在悲慘命運支配之下，這樣以自舌爲

極，而備世之急的利他精神，實在值得我們禮敬。羅曼羅蘭曾經說道：「偉人的生活是一篇長期的殉道史；悲愴的命運要他們的靈魂在物質和人事的悲傷，疾苦以及病痛的鐵砧上經受過鍛鍊，由於他們的不幸，纔造成他們的偉大。」武訓先生不會在頹苦之下低頭，那剛健的靈魂輕易不怨謗他的不幸，這裏邊便潛藏着他的最善良的人性！這裏我們可以證實，只有正直和高尚的行爲能夠担当不幸！

武訓先生於公歷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生於山東堂邑武莊，他父親是一位農夫，因為資產微薄，家庭的生活陷於困難，他有兩個哥哥和三個姊妹，全家八口都是仰賴他父親的勞力來維持生活，不幾年，他父親死掉了，這時武訓先生才七歲，因為他父親的死，家庭生活益陷入不可維持的狀態，後來武訓先生甫十五歲，就給人家做傭工，這樣的生活他接受了七八年，主人的冷嘲熱罵，他總是容忍下去，至一八五九年他傭於館陶某姓家，主人對他凌辱備至，不付工資，這時他的情緒極度難堪，實在不能容忍下去了，他鬱鬱然躺在齋房內，一連數日不言不食，悲哀人格化了，世界對他

謝絕了歡悅，讓自己創造了歡悅，贈給這個世界吧！他默默地不知絞了多少腦汁，費盡幾許心血，武訓先生終於走開了，脫離了傭工的羈絆，開始流浪的乞丐生涯，他說道：「抗夥教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這樣是他透視了現實社會的殘酷，都是教育的作用不普及，所以他要修義學以發揮教育的力量，以改造社會，充實人生，這種可歌可泣的精神，是與釋氏見到衰老病死的人生無常，便下定超渡衆生的決心，耶穌見到一般的罪惡疾苦，便下定解救世人的決心；等量齊觀，抑又有進者，釋氏耶穌完全教人以信仰，更傾向了來世的天堂，武訓先生教人以知識，更把握了現實的人生，關於此，覺得武訓先生比釋氏耶穌來得更真切。

武訓先生爲着修義學，做了乞丐，並且還把流行的髮辮剃去，他這樣削髮如僧，是表徵了出家的信心，擺脫了家室的累墜，專事救世的大業；他深信重壓在貧苦和家累之下，在無目的地消耗精神之過度而又無味的工作之下，沒有一線的希望，許多的靈魂都彼此分離開，對於陷入同樣不幸的人也不能伸出手來慰藉一下，心裏總是不安，所以他

要做一個孤獨者，及至一八七三年他母親也死了，他更同他的兩個哥哥析居，把分得的田產悉數賣去，將錢拜請富人給他生息儲存，他真是一個獨往獨來的獨行者了！

他是一個日無暇晷，精神興奮工作緊張的勞動者，不是純然供人餵養，無所事事，寄生蟲似的乞丐，他給農家做推磨，鋤草，砮田，除糞的苦工，他又要到集市上豎鼎，倒爬行，還要做媒妁的介紹婚姻，暇時或夜間就結線頭，紡麻績，凡是可以換取金錢的他都拚命去幹，以期待着他的事業的成功，他爲了汲汲於事業之成就，自己的生活極度刻苦，吃的是糟糠，樹皮，芋尾，瓦礫，衣服的襤褸，更是不堪言狀了，真是所謂，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自苦爲極，而備世之急啊！就哲學家的立場說：物質生活愈卑苦，愈是接近真理。卑苦的物質生活本身，並不是一個手段，而是一個究竟。惟有從卑苦的物質生活中，才可以啓示真理之光，又如印度甘地常唱道的一篇聖詩內云：「主的路惟有英雄走得通，懦夫是走不進去的，你不要性命，什麼都不要，你纔能夠說是主的人。惟有拋棄妻子富貴的人，拋棄性命的人，纔能夠從上帝的碗裏喝水。因爲要採珠

的人，必要入水很深，拚了性命。死不能恐嚇他，他忘記了體魄和靈魂全數的愁苦。」
像武訓先生之嚴厲的苦行生活的清潔之照耀，實在是啓示了真理的火炬，走上了主的光明大路。

武訓先生穿了乞丐衣服，嚼着一般人幾乎不能下嚥的惡劣食物，他的生活的粗惡簡單同他的謙遜柔善的意思相和諧，他的確是甯靜的，明白的，他的心裏並無虛榮，毫無驕傲神色，對人謙恭和善，頗有動人的效果，他有很動人的微笑，但是他的笑聲却非常地聽着刺耳，這表徵了是不會享過幸福生活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一種憂鬱，他有發愁的臉，眉頭繃得很深，他有兩隻深陷的眼睛，每當他那憂傷悲哀的面貌上凝聚成一種陰沉的氣象，便兇猛地閃耀出光來，若一時在靈感的支配之下，便異樣的張大，很精確地反射出他的思想；並且常常透露着一種憂鬱的表情向上翻起，遇到有什麼新穎的刺激，他滿臉的筋肉都緊張起來，他周身的血管都膨脹起來，他那眼睛要變得加倍輝耀光亮。還有他的舉動，他的走路，都現出一種內裏的高尙，一種無可比擬的從容名貴的熱

心，這樣，他的全個儀容，是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啓發神性。

武訓先生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有許多人在擁圍着他，尤其是一些小孩子們擾嚷着要他講述故事，這大概是他那藹然的態度，溫和的心性，召感吧！曾記憶老子說過：「聖人皆孩之，」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一些語佐證了武訓先生的真誠純正是和孩童的天真爛漫相和諧着，所以能夠得到一般的親敬與愛慕，在他無論到什麼時候，他的胸懷裏總是湧洩着穩靜的力和鼓人神興的善的奔流，深信着以溫和抵抗強暴，以謙遜和愛抵抗驕傲和殘忍，是至高無比的方策、人類至高的標識只是善，人生的目的就是在獲得這個最高標識——善，因爲人生的幸福，本質地是伴於善的活動所生的滿足，只有善的活動才是調和的活動，而達到最後的幸福。

他每有乞求於人，必先叩頭致敬，無論別人對於他怎樣殘酷，他總可容受下去，從不與人計較；但是他對於別人的痛苦却予以最大的同情援助，誠如印度聖詩云：「凡覺他人的痛苦如同自己的痛苦的，就是一位真的維斯那瓦（Vishnava），他常預備替人作

事，卻從來不驕傲。他無論見着什麼人都鞠躬，不蔑視人，思想、動作、說話、都是清潔的，上天賜福與這樣人的母親，他看見女人，就尊敬她，如同尊敬母親一樣。他爲人鎮靜，不以謊言污他的口，不摩他人的金錢，私慾的束縛不能困他。永遠與拉瑪維那(Ramayana) 諧和，他的身體的自身就有全數瞻拜地方，他既不曉得什麼是所欲，又不曉得什麼是失望，既不曉得什麼是激情，也不曉得什麼是忿怒……」這幾句聖詩，最善於表白武訓先生的生活，是武訓先生之人格的寫照。

他如同哲學家康德一樣，對於天體良心之存在，發出一種驚嘆之語，認爲天空的星辰和內心的良心的命令，是最值得驚嘆的，他曾說道：「我積錢，我買田，修了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南裏北裏去燒香，不如在家孝爹娘，」這是他承認上天是有意志的，操着一切賞罰善惡之權，順天意者得賞，逆天意者得罰，以警惕世人趨於至善，所謂良心是爲善的根性，辨正善惡的標準，是純潔無瑕的心靈；人類具有了爲善的根性，又加之以天意的策勵，

同時使人廓然覺悟祈福鬼神之妄誕，如此則闡明了道德律的嚴肅，由道德律之嚴肅，知道了人格的尊嚴，由人格的尊嚴；知道了人生在宇宙的地位。

一個毫無憑藉的乞丐，具有救世的宏願，建立了不朽的事功，委實是一個奇蹟！但他備歷艱困，一次一次的推磨、碓田、一回一回的豎鼎、倒爬、一縷一縷的線頭、蔴績、一口一口的精糠、一天一天的積錢，一天一天的自苦。三十年來，他積蓄了數萬之鉅，置田三百餘畝，創設義學三處，他之絕大的魄力，聖潔的心靈，堅苦的精神，整個地構成了人格的崇高偉大，爲人類樹立了最高典型！他終身不娶，夫妻的情愛，家庭的幸福，一切的甜蜜均不曾享受；更視死如歸，對於人世沒有什麼留戀，對於身後不作什麼打算，他曾說道：「人不行，又無衣，修了義學，不娶妻，」路死路埋，街死街埋，路旁裏就是棺材。」他獻身社會很赤誠地做了一個救世的犧牲者，洞察了老子生而不有，死而不亡的主張，認爲生是道之發現，何得云有？死爲道之復歸，何得云亡？生死不過道之循環，無所用其欣戚。所以他就那般寧靜以終。

義學是武訓先生救世的最高理想，爲着理想的實現，義學的完成，忘情一切，勤勤懇懇爲義學事業之發展是求，選聘德隆學富的教師，不憚煩厭地教導，武訓先生每逢月之朔望，必躬親赴校向教師叩頭致敬，若遇教師倦寢，則跪於牀前，俟醒而後去；學生嬉戲不知用功者，則在無人時婉勸之，不聽，亦跪請之。每期開學釋菜，必治盛饌以饗教師，他不自爲主人，跪請有望於鄉里者去陪讌，已則助庖丁以供勞役，席罷以去，而啜糝糠者如故。後來學中子弟憐其刻苦，環武訓先生長跪哭拜，乞勿自苦，而他仍如故，至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他以建修臨清義學，操勞致疾，溘然長逝！一位自苦爲極，急切救世，具有聖潔心靈的人，就這樣的結束了他之一生！耶穌說：「心裏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爲天國就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必承受世界，慕正義如饑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必得飽足，憐恤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必蒙憐恤，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必得見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必稱爲上帝的孩子，爲正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爲天國是他

們的。」許多人在祝福武訓先生，走入神之宮殿，遨遊於愛之天國！

武訓先生的偉大人格是人類的最高典型，是人類光明的火炬。他不僅是捨己爲羣的宗教家，同時也是改善世界的社會主義者；不僅是宗教家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苦行求真的哲學家 and 同情貧苦兒童的教育家，他廓然悟到教育的重要，知識的力量，毅然以卓絕的精神負起興辦教育的責任，謀一般人之知識的增進，而不先之以個己的知識之充實是務，這樣博愛無我的精神是和其他宗教家同樣偉大，在本質上考察，這樣愛都是統治人類生活的最高法則的理性之活動，是合理的現在的理性之活動，也可以說是超絕了時間與空間，與普通所謂愛朋友愛妻子，結果無一不是愛自己的「愛」是不相同的。其次，其他宗教家是看重了來世，而所謂「愛」率以對於神之愛爲始基，更以信仰爲條件，如耶穌釋氏正因爲如此，他們看輕了真實的現世，更菲薄了由懷疑所獲得的知識，無怪基督勞力最優越的時期，即是西洋社會黑暗的時代。印度民族更一直淪落到現在地步，武訓先生拒絕了來世的憧憬，把握了現世的真實，要人人得遂其生，以期共登繁榮的快樂的

春臺，他不像其他的社會主義者憑藉組織的力量來改造社會，乃以最和平的方式——教育的力量來推進社會的進化，他的教育主張，是他整個的人格表現之縮影，是知識的培植與道德的修養並重，因為他之救世的最後目的是在「人各遂其生，以期得到共生，」**「各遂其生」**是主要的靠着知識的力量，**「得到共生」**是主要的靠着道德的力量，惟有知識與道德並行不悖，方能遂生共生以至永生，武訓先生爲要達到他的最後目的，以超人性的勤苦努力，貫徹始終，這種可歌可泣的精神，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對於這位偉人的敘述，並不是盲目頌讚，更不是偶像崇拜，委實是震驚了他具中華民族的偉大靈魂，光焰萬丈，數十年來，輝煌於地球之上者，實爲照耀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時期的最純潔的光輝，在整個民族頹廢的昏暗中，這是一顆撫慰的明星，其光明吸引了安慰了我們青春的精神，基於這種透澈的洞察，深刻的理解，燃燒的同情而成的敘述，因爲偉人的傳記，並不是爲了驕傲或野心；反而是想獻給不幸的人們，希望着世界的黑暗，將藉這偉人導引的靈光轉爲光明。我們且從他生活史中的秘醞取得勇氣吧！

行乞與學的武訓先生

一一

由這偉人對於人生的信仰及穩靜的信賴自己的榜樣，吹給我們一種生命。我們要從新的
振起精神！

世

系

武氏世系

始祖成自山西汶水縣趙村遷至山東堂邑近古寨時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傳至八世剛復遷

居武莊

一世 成妻（未詳）

七世 仁妻張氏

八世 剛妻王朱氏

九世 聖臣妻孟氏

十世 邦順妻秦氏

十一世 景茂妻呂氏

十二世 從先妻楊氏

十三世 義卓妻王氏

武氏世系

十四世 鴻妻單氏

十五世 永成妻尙氏

十六世 振華妻子氏

十七世 思鴻妻范氏

十八世 宗吉禹妻崔氏

十九世 謙謙妻魏氏訓謙妻許氏（未娶）子克信

宗禹嘉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巳時生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二日辰時卒妻崔氏嘉慶元年三

月十六日辰時生同治十二年八月十日辰時卒

謙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午時生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 時卒妻館陶國家塔頭魏氏

讓道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寅時生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亥時卒妻館陶柴莊趙氏

武訓先生姊三長適館陶窪裏劉姓次適館陶連二寨唐姓三適館陶劉家塔頭劉姓

武訓先生長兄謙之子克信咸豐七年六月十六日午時生民國九年七月十三日未時卒

武訓先生之曾孫名金棟現年六十二歲法先生之義行矢志興學在館陶林潘寨設立武訓小學一所基金已集千餘元近復在堂邑近古寨設立武訓小學一所資產十畝資金六百餘元其人刻苦耐勞不問家事性格淳厚處世和平每有求於人必先跪請抑亦足紹武訓先生之盛業也

行乞興學的武訓先生

一六

年

譜

武訓先生年譜

清道光十八年（即公歷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五日武訓先生降生

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八月二日其父宗禹公卒時先生七歲

咸豐二年至三年（一八五二——一八五三）先生時年十四至十五歲備於其族叔父家

四年至六年（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先生時年十六至十八歲備於館陶協店村張姓

家

七年至九年（一八五七——一八五九）時先生十九至二十一歲備於館陶艾寨某庠生

家後因受欺不堪虐待決志棄傭終身行乞積資興學剃髮如僧僅於額角留髮如桃

子形且左右剃留不定自稱謂義學症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八月十日其母崔氏卒時先生三十五歲與長兄謙次兄讓析居先生

分地三畝悉賣去得壹百二十吊

十三年（一八七四）先生時年三十六歲持錢二百一十吊懇請館陶婁家塔頭村婁峻嶺先生代權子母

光緒初年（一八七五年）——一八七九）先生時年三十七至四十一歲館陶西二莊邵某騙先

生錢二百餘吊

先生贈冠縣張八寨孝婦張春和妻陳氏地十畝

先生在武莊買宅基一所用錢六百七十餘吊不久即賣去

六年（一八八〇）先生時年四十二歲長兄謙卒

十二年（一八八六）冬先生時年四十八歲置地二百三十餘畝用錢四千二百六十餘吊

懇求堂邑柳林鎮楊模民先生代為招租並經管餘資以權子母

十三年（一八八七）先生時年四十九歲柳林郭芬先生捐地一畝八分七厘以建設義學

建築柳林義學計瓦房二十四間及大門垣牆等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先生時年五十歲柳林義學開學聘壽張崔準先生主講有學生三十

餘人外課生十餘人

十五年（一八八九）先生時年五十一歲館陶莊科村戒僧了證捐助先生地八十餘畝先生

在館陶揚二莊買宅基一所並地一百餘畝建築瓦房十餘間成立義學堂邑縣知

縣郭春煦君傳見先生並將先生義行詳報巡撫轉奏朝廷

十六年（一八九〇）先生時年五十二歲朝廷旌以「樂善好施」匾額義學良田一百九十餘

畝蠲免銀米

臨清書院訓導王鼎和召先生赴臨清垂詢義學事並力助先生勸募

裕德以視郎來臨清視學捐助先生銀二百兩

臨清義學籌備成立

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六月五日先生享年五十八歲卒於臨清義學

行乞興學的武訓先生

二〇

歌

詞

武訓先生興學歌 共四十一首

抗夥教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註〕 按此歌爲先生素儉行乞時所唱，抗夥，卽爲傭之俗稱。

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飯。

〔註〕 此歌，乃遇主討飯不給而唱。

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

〔註〕 此歌，乃討飯時所唱。

背着搭子沿街溜，修個義學不煩愁。

武訓先生興學歌

〔註〕按先生行乞時肩披一破搭，手持一銅勺。

拿着銅勺去討飯，一心修個義學院。

〔註〕全上

補縷絮，把腰紮，修個義學爲衆家。

〔註〕「補縷絮」即裁衣時剪下之碎布，糾結成繩，用以繫腰。

大爺大叔別生氣，你老幾時不生氣了，我幾時出去。

〔註〕此歌，爲要飯不給反被叱責而唱。

這邊刺，那邊留，修個義學不煩愁；這邊留，那邊刺，修個義學不費力。

〔註〕按先生不蓄髮，僅於額角留髮如桃式，且左右剃留不定，人間其故，則歌此。

出糞，鋤草，拉碾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

〔註〕出糞謂由厩中將糞搬出也，「碾子」係以二石輪中貫以木製成，用以軋播種後之地，普通以牛馬拉之。〔黑〕指天黑而言，此歌爲先生沿街呼囑謀工作時唱之。

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

〔註〕此歌爲先生進街謀推磨工作時唱之。

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乾土墊磨道。

〔註〕此歌乃自誇其推磨強似牛馬也。「格拉」即繫於馬項之物，「套」即牛馬上之套索也。不用乾土墊，言其不隨地大小傾也。

給我錢，我願田；修個義學不費難。

〔註〕 願，見前。

結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纏線蛋，結線頭，修個義學不煩愁。

〔註〕 按先生每遇斷線殘線，即拾之，結成線團，售以求值。

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得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

〔註〕 按先生善豎鼎，即以兩手扶地，頭朝下，兩腿挺上，能支持多時，每於市廛中爲之，以博金錢，此歌爲豎鼎時所唱。

爬一遭，一吊錢，爬十遭，十吊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註〕 按先生善以手代足爬行，其姿勢似豎鼎，每於廣場中爲之，以博金錢，此歌爲爬行時唱之。

破磚碎瓦都能消化，若不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註〕按先生有時以瓦礫嚥下。

喝髒水，不算髒，不修義學真骯髒。

〔註〕按先生乞食時，人有以溷水鑿之者，則先洗面而後飲下，人見狀惡之，歇此。

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註〕按先生食必粗澀，人問其故，則歇之。

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飽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

〔註〕按先生常吃菜根以充飢，人問其故，則歇之。

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

〔註〕 芋尾，乃芋塊之根。

食蝸子，吃蝸子，修個義學，我的事。

〔註〕 按先生無食，即吃蝸子以果腹。

蛇可食，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

〔註〕 按先生食蛇時，人見而驚懼之，則歌之。

人不行，又無衣，修了義學不娶妻。

〔註〕 先生修義學後，有勸之娶者，遂歌此；「不行」乃愚笨之謂，自謙辭也。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斷個淨，臨死落個義學症。

〔註〕按先生終身鳏居未妻，至五十三歲，人有叩其故者，歌此。

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

〔註〕按先生積錢置田，其兄租之，而不與租金，先生憤而歌之。

我的事，你別管，兄弟析居不相干。

〔註〕按先生資產漸巨，其兄羨之而思染指，遂歌此。

打破頭，出出火，修個義學全在我。

〔註〕按先生一日宿於破廟中，頂墜一瓦，傷其頭，遂歌之。

窮的使，富的保，修個義學錯了。

武勳先生與學歌

〔註〕按先生借貸與人，必先由借債人覓妥實保人，而後方可。

積得錢，修義學，熬小豆沫錯不了。

〔註〕武訓先生勸捐時，人不之信，拒不予錢，則唱此歌。「熬小」乃自謙之卑稱，「豆沫」則時人相呼武訓先生之綽號也，先生亦自認自稱。

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你有錢，我受貧，準備上天有真神。

〔註〕館陶邵某欠先生錢，屢討不與，且言出無理，遂歌此。

只要該我義學發，置地不怕置碱砂；碱也退，砂也刮，三年以後無碱砂。
只要該我義學興，置地不怕置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

〔註〕按先生置地，碱砂大坑均購之，人問其故，則歌此。「碱砂」乃不毛之地，「大坑」乃窪地也。

你們行好，俺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

〔註〕 先生勸捐時歌之。

不強要，不強化，不用害怕，俺化緣，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

〔註〕 同前。

不嫌多，不嫌少，舍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
子孫孫坐八抬大轎。

〔註〕 同前。

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上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註〕 按此歌爲先生得捐後所唱。

武關先生與學歌

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讀書不用心，回家無臉見母親。

〔註〕 按此歌爲先生勸讀時所唱。

這人好，這人好，我給十畝還嫌少；這人孝，這人孝，給她十畝好養老。

〔註〕 按冠縣城東北張八寨有張春和者，出外十餘年，家中惟有妻陳氏及其老母，家貧如洗，老母

久病，思食肉，陳氏割股奉之，母病旋愈，先生聞而嘆之，慨然贈與良田十畝，並歌此。

南裏北裏去燒香，不如家裏去敬娘。

〔註〕 先生見焚香祈禱者，卽歌此勸之。

只見善人蓋高樓，那有霸道行到頭。

〔註〕 此乃先生勸人行善歌。

衆位爺，湊一湊，修個義學是一就。

〔註〕 此歌乃先生勸捐時所唱。

路死路埋，街死街埋，路旁裏就是棺材。

〔註〕 時先生年逾五十，積資巨萬，衣敝食粗，行乞如故，不治家，不娶妻，人間以身後事，遂歌此。

行乞與學的武斷先生

三三

附

錄

具稟堂邑縣署請獎表文

樹坊等

具稟歲貢生楊樹坊等爲義行堪表，據實瀝陳，懇

恩詳准，以維文教事；竊堂邑縣西北柳林鎮西武家莊有武姓行七者，鰥居不娶，素無名字，現年五十一歲，早年，其父宗禹去世，與母崔氏，兄武讓同居度日，以傭工爲生，自幼心慕義學，因自名爲義學症，人亦以此呼之。其性至孝，凡爲長工短工，得錢必市佳食，以供其母；人有給以甘旨者，卽遠在二三十里外，亦必夜歸以奉其母。所得工價，除給母之外，下餘始行生息；以傭工之錢，所入無多，乃計日作工，凡挑擔，拉車，推磨，拉砵，卽極艱苦之苦，苟可以獲利者，無一不可，累積漸多，生息頗難。至同治初年，伊母又去世，伊兄與之分析，遂將所分之地三畝，變價京錢一百二十千文，並前工作之錢，共二百餘千，自恐不能認字，被人欺騙，遂懇館陶縣武進士婁峻嶺，文生婁崧嶺，代爲照管，分派輪使，如是亦有年。光緒十二年冬，統計所生息之錢，除買地

二百三十餘畝外，本利尙餘錢二千八百千，交與職等以爲創建義學之資。七八年前，伊曾在武家莊買宅一區，用錢五百五十千，伊嫌局勢狹小，且恐日後武姓爭佔，乃求職等在柳林擇地創修。十三年春，郭芬捐地一畝八分七厘，在村堡東門外，遂於此地創建瓦廈二十間，二門大門垣牆俱備，共計用錢四千三百七十八千，除伊所交之錢二千八百吊，下空一千五百七十八吊，鄰近紳耆幫助，共捐錢一千餘吊，以彌虧欠外，將地租所入之錢，以爲延師支用之資，共計買契地一百九十畝五分三厘，當契地五十畝，承糧戶名，卽義學症，地段契約外，有清單粘呈，計地租每畝二千者一百零五畝，每畝一千者，八十三畝，每畝一千五百者，五十畝；共合租價，三百六十八千，除完糧七十餘千外，延師束修一百金，薪水三十金，學中添置器用，統計支消雜款，共需錢一百餘千，四項合計每年需用約近六百千，僅以地租所入之錢計之，恐難敷用；且今年所延之師，係壽張縣癸酉拔貢丙丁舉人候選教習知事崔筆，學中內課生童三十餘人，外課生童二十餘人，學規整肅，訓課嚴勤，今年初創此塾，來學者頗形踴躍，已有舍滿難容之慮，爲此懇

求

仁天老父台，申文轉詳，以彰義行；更加恩栽培，庶文運日盛，人才日出，實感鴻慈於無既矣。

光緒十四年春奉

郭春煦奏請文

五品銜署理東昌府堂邑縣事郭春煦爲好義堪嘉詳請奏獎事；竊維爲政以揚善爲先，撫民以激勸爲要。卑職奉署來堂，該知縣屬柳林鎮武家莊有鄉民武七者，勤苦好善，捐建義學，洵屬有益於士林，自應表彰於聖代，當飭確查去後，茲據紳耆候選訓導楊樹坊等奉稱：

善士武姓行七，係縣屬武宗禹之子，現年五十一歲，鰥居不娶，素無名字，幼失怙，未讀詩書，而奉性孝友焉，慕義學，因自名爲義學症，人亦以此呼之，先與其母崔氏並兄讓同居，傭工爲生，事母至孝，得工錢必市美食以供母，或有人給伊甘旨，即遠在數十里外，亦必歸遺其母，所獲工價，除供母外，如有盈餘，即存積生息，分文不肯妄費，及其母去世，與兄武讓分出另居，凡有可以獲利者，雖備歷艱辛，亦不敢辭，自奉極儉，居不求安，飢不擇食，服則襤褸，臥無枕衾，一心以存積爲懷，至同治初年，將前

分業地三畝，變賣得價京錢一百二十千，連其歷年所積，共成二百十餘千，自恐目不識丁，被人欺騙，轉懇公正紳耆，館陶縣武進士婁峻嶺文生婁崧嶺代爲分放生息，愈積愈多，利上生利，仍將其所得備值，隨時添入作本，陸續置地，至光緒十二年冬，統計共買地二百三十畝有零，用去地價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外，尚餘本利京錢二千八百吊，交生等以爲創義學之資，伊曾在武家莊，買宅一區，用錢五百五十五千，因嫌局勢狹小，且恐日後爲本姓武氏爭佔，乃囑生等，另在柳林鎮擇地創修，光緒十三年春，適有郭芬亦願捐地一畝八分七厘，座落該鎮東門外，卽於此地創建瓦屋二十間，以作義學，共計工費京錢四千三百七十八吊，除伊所交錢二千八百吊，下短京錢一千五百七十八吊，卽由鄰村紳耆助捐彌補，武七復將歷年所置各地一併捐入義學，招佃租種，所得租利，卽爲延師之用，總計每年可得地租京錢三百六十八吊，應完銀糧七十餘千，延師束修銀百兩，薪水銀三十兩，兼學中添置器具雜支需用一百餘千，約計每年需用，共京錢六千，按現在地畝所入，尙不敷所出之數，伊仍樂善不倦，設法籌款添入，

總期有盈無絀，以遂其願，已於今春爲始，延請壽張縣癸酉拔貢丙子舉人候選教習崔準入學主教，內課生童三十名，外課生童二十人，學規整肅，訓課殷勤，洵屬好義急公，裨益士林不淺，茲奉飭查理合開具房地確數，及在學生童姓名，呈請轉詳前來，查捐建義學，原所以培養人材，振興文教，此卽出之殷商富紳，已不易得；今武七以鄉里貧民，而克已好義，籌積巨款，捐建義學，核計所費，除募捐紳民京錢千餘貫不計外，已至京錢七千餘串之多，尤所罕見，復經卑職因公下鄉之便，往看該義學所建房屋，工堅料足，經理有方，可期久遠，傳驗該鄉民，武七誠實樸訥，悉與紳耆楊樹坊等公奉符合，卑職憐其衣如懸鶉，當卽予銀十兩，令添衣履，該鄉民始則堅辭，繼仍收歸義學，似此刻己利人，實屬令人欣敬！查定例；士民捐地善舉銀至二千兩以上者，例准奏請旌獎，給予樂善好施字據，今武七捐建義學，所費錢數，按照市價合銀已在二千兩以上，洵屬好善急公，有裨士林，理合造具房地數目，及在學生童姓名清冊詳請憲台查核，俯賜轉詳奏請

旌獎，而昭激勸，實爲公便。再此案例獎本可建坊，惟該鄉人，並不好名，卽蒙奏准，斷不爲此；則是曠典，仍同虛設，將來擬由卑職遵照旌獎，改給匾額，懸掛義塾，合併陳明，除詳撫憲藩憲外，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山東巡撫張奏請建坊片

再據署理堂邑縣知縣郭春煦詳稱：紳士選用訓導楊樹坊等公呈：

縣民武宗禹之子武七，自幼失怙，其家極貧，母崔氏曲盡孝謹，與兄武讓亦極友愛，質樸勤儉，每年儲值餘資，積蓄生息，陸續置地二百三十畝有奇，計地價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串八百七十四文，全數捐爲創造義學經費，適有鄉人郭芬捐助柳林集東門外基地一畝八分七厘，遂建義學，瓦屋二十間，所需工料，武七又獨捐京錢二千八百串，鄰村公捐京錢一千五百七十八串，已於本年春間落成。延師課讀，生童三十餘人，外課生等二十餘人，竊觀鄉里義舉，有身登貴仕，家擁厚貲者，尙不肯倡捐辦理，武七貧苦小民，節衣縮食，罄半生之積蓄，以成義學，洵屬急公好義，行誼可風，呈請詳報，奏獎前來，臣查武七捐助義學經費京錢，統計七千餘串，合銀二千兩以上，核與建坊之例相符，仰懇

天恩俯准，堂邑縣民武七自行建坊，給與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奏奉

山東巡撫袁樹勛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

爲義行可風，據實臚陳，請

宣付史館，以彰苦操，而資觀感事：竊^臣自上年履任，卽聞堂邑義丐武七卽武訓，積資興學，能人所難，光緒十四年九月，前撫^臣張曜奏請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奉旨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又查接管案卷內，光緒三十年署臨清直隸州知州莊洪烈，堂邑縣知縣王福增，館陶縣知縣向植稟稱：竊堂邑縣人武七卽武訓，父宗禹，母崔氏，幼失怙，隨母行乞，所得食，必先其母，人皆稱孝，七歲母病歿，武七仍行乞，自恨不讀書，不識字，見鄉塾兒童就學，輒尾隨其後，羣兒頗厭辱之，則大憤，誓必教人人讀書識字，於是晝則行乞，夜則績麻，或與人磨米麥，得一錢，存之他人，或予餅餌，食其殘者，而市其完全者，得錢亦存之，漸積漸多，先爲黠者所給，繼而里黨欽其行，乃爲存放生息，閱數十年，共積至萬餘串，先在堂邑柳林集捐置地畝，設立義

塾，次至館陶見僧人了證在楊二莊設塾，喜其同志，資助錢三百千，以贊其成，已而至臨清，設塾於史巷，光緒二十二年四月，病歿於臨清，年五十有九。今臨清城西南有武訓義塾，卽乞人所建，而州人以其名名之者也，訪諸耆老，僉云武訓行乞三十餘年，未嘗費一錢，甘一飯，或勸置妻室，蹙然曰：「有妻則有子，將耗吾資」竟終身不娶，積銖累寸，設學三州縣，宅舍經費，倩首事董理之，已絕不過問，惟師生有惰者，則長跪其前，因是人多敬憚之，成就日多，似此苦操奇行，應請奏咨立案，俾免湮沒，等情；在前撫張曜奏獎以後所設施者，以一乞人與學三州縣，捐資萬餘串，僅予尋常旌表，誠恐苦操奇行不足以示來茲，而風薄俗，自聖詔屢頒，學校踵起，教育主義普及，官立公立之不足，必藉私立以輔助之。

國家又設爲種種獎勵，爲誘掖勸導之具，近數年間薦紳巨室，偶有薄輸其財產以求合乎獎勵之數，傳一時之美譽者，此其人已百不一二，若一乞人竭數十年之汗血，無絲毫名譽之歆動，不娶妻置田產，惟孜孜與學以償其必人人讀書識字之素願，其志最品格

卓立乎萬物之表，非所謂人能宏道者與？臣甚敬之佩之，前者恭逢

恩詔，採訪義行，臣愚以爲如武訓之行，則可謂大義，武訓之心，則可謂至仁，合亟仰
懇

天恩

特降綸音，

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奇行，出自

高厚鴻慈，作齊魯諸生之氣，誦聲庶達乎里閭，洗播間噍噉之羞，有志盡成爲豪傑，並
據署提學使羅正鈞詳請前來臣覆查無異，所有義丐積資興學籲懇

宣付史館立傳各緣由，除造具事實清冊，分咨

國史館學部禮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贅言

愚於民國二十二年秋承乏武訓中學，曾編有武訓先生，將王善澤的義學記略，郭春煦的義學正碑文，王福增的義學症，賈品重的武義士訓墓誌銘，姚惟寅的題武義人墓，李伯驥的武義人蒙正公祠堂記，魏起鵬霍化鵬朱學篤崔汝霖邵嘉儀等詠義學正律詩，楊樹坊等請獎表文悉列入，愚更徧訪武訓先生故鄉耆老，採訪武先生軼事，起草武訓先生事略紀實一文，並將武訓先生所唱興學歌詞一併列入，是編共印三百冊，分贈國內時賢碩學，乞以爲文，先後收到誄詞論文達二百餘份，尤以劉半農先生的武七先生的人格，羅根澤先生的行乞興學的武訓先生，舒新城先生的武訓先生在教育史上的地位，顧頡剛先生的讀武訓先生事略，孫伏園先生的武訓先生像讚，左宗綸先生的詠武訓先生，白邨先生的他是一個傻子等篇悉爲精心之作，全部稿件已整理就序，即行付印，愚以病去職致不果，該校當局至今尚未刊印，殊爲遺憾！本書之刊，意思仍與武訓先生之編輯相仿

行乞興學的武訓先生

四六

佛，故取材頗簡單，但是我敢鄭重的聲明確極忠實。

一九三五，三，三，山東利津

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九日 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行乞興學的武訓先生

所		版
有		權

編者 張道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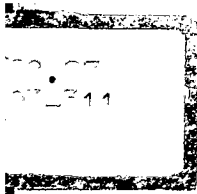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上海新聞路
民光印刷公司
電話三三六〇九

1749A

72

1402
(6)



10